

◎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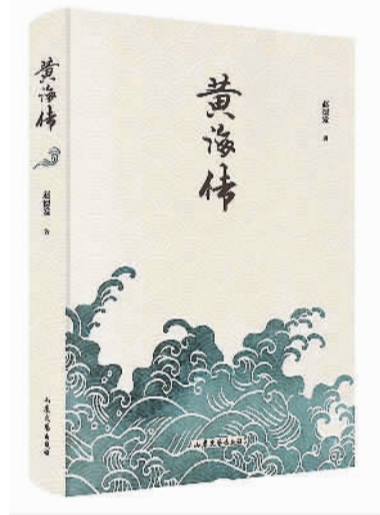
钩沉黄海历史 讲述沧桑巨变

赵德发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小时候过着“开门见山”的生活，然而从36岁那年开始，我的生活却变成了“临窗见海”。因为我到了距家乡100公里的日照市，在黄海之滨工作。

黄海，古人称之为“东海”，我的父老乡亲至今还是这么叫。我从小对“东海”既向往又敬畏，到它身边后更是惊叹于它的博大与美丽。那时我刚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已经决定终生致力于文学创作，面对大海心血来潮，打算写点海洋文学作品。我曾在日照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半年，每日里涛声满耳；我曾去渔业重镇岚山头采访多日，还跟着渔民出海打鱼。可是当我写海时，却提笔心虚，觉得大海深不见底，我不了解的事物太多太多，远不如写土地上的故事，每一个字词落到纸上都踏踏实实。所以，身处海边却写乡土，成为我持续多年的创作姿态。

然而，黄海毕竟在我身边，那无垠的蔚蓝天在刺激着我的感官，耳闻目睹的黄海故事也渐渐填满我的心间。因为各种机缘，我一次次去黄海边的那些城市，一次次乘船跨越胶州湾和渤海海峡，一次次乘坐飞机飞过黄海上空。2008年秋天，我和一些日照书画家去韩国平泽市做艺术交流，来回均坐船，单程18个小时。秋天的海风格外清爽，大海也特别蓝，我久久坐在甲板上，思接千载。想到黄海的沧桑巨变，想到水中的亿万生灵，想到千万年来人类靠海吃海，想到黄海



对于沿海文化乃至中原文明的影响，想到东北亚几国的文化交融，想到中华民族的许多光荣与屈辱都写在黄海上，我不由心潮澎湃，泪湿眼眶。我第一次感觉到，黄海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与我息息相关。想到这里时，我们乘坐的船正在黄海中央，四顾皆蓝。可以说，在那一刻，我被黄海唤醒，我的题材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我决定，下一步开始创作与海有关的故事，慢慢地再更全面地写一写黄海。于是，我写了中篇小说《下一波潮水》、中篇纪实文学《晃悠悠船老大》，接着又写了长篇小说《人类世》与《经山海》。

“航道”已经开通，那就“乘风破浪”继续写吧！从2020年开始，我又酝酿、构思另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于2021年春天动笔。当我写出10万字时，山东文艺出版社向我约稿，让我为他们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我意识到，他们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用纪实手法写黄海，恰好契合了我当年在黄海中央做出的决定。我就停下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先写这部纪实文学。

虽然被海风吹拂了30年，熟悉了海的味道，但是要把黄海写深写透，却不容易。一个突出的困难是，为海洋作传，没有可以参考的范本。近年来有好多作家为海洋作传，为城市与江河作传，但少有人为海洋作传。黄海，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几亿年前，它的面积有40万平方公里，我几次在海边踌躇徘徊，望洋兴叹。我想，亿万年来，黄海沉淀了多少历史，生发出多少故事！我就当一个“老渔夫”，耐心钩沉，辛勤打捞，再把“渔获”展示给读者，请他们慢慢聆听吧。

我一头扎进了资料的汪洋大海。大量网购，大量下载，或快速浏览，或精读细研。资料太多太多，让我眼花缭乱；我有时废寝忘食，累得头晕目眩。捕获了一条“鱼”，再去研究这条“鱼”的前世今生；发现了一种“虾”，还要鉴定它价值几何，值不值得提及。“鱼虾满舱”了，又忙着分门别类，考虑该放在《黄海传》这个大展柜的哪一架、哪一格。



赵德发在黄海之滨。

本人供图

为了把这部书写好，更重要的是走进现实，面对真正的黄海，获得真情实感和一手信息。2022年5月，我从日照南下，沿海边走到长江口，又在8月北上，越过渤海海峡，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黄海沿岸做采访。我看了黄海与东海交汇，看了黄海与渤海联袂扬波，还看了鸭绿江口的海面被国境线一分为二。一路上，有无数古迹入眼，有无数故事入心。在鸭绿江口，我遥望被夕阳映红的海域，听说9年前那里发现了一艘沉船，正是当年邓世昌任管带的“致远”舰。英雄殉国，忠骨无存，只有一些标记着“致远”的餐盘、方形舷窗、鱼雷引信等遗迹述说着热血忠诚的故事。我站在那里感慨不已，心潮澎湃。

采访过程中，我真切感受到了黄海的沧桑之变。譬如，青岛有著名的中国水准零点景区，这里标记的水准零点是我国的高程之母，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8848.86米，就是以此为准计算出来的。这个起算面自1987年以来一直没变，然而旁边的海平面已经比它高出一些。不只黄海，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平面也有上涨。我还发现，短短几十年间，黄海西岸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城市变大变美，几个大港的吞吐量跃居世界前列，桥梁、隧道与拦海大坝让天堑变为通途，海滨旅游景点多如繁星，海上的“大风车”送清洁能源上岸，海洋牧场在弥补着前些年过度捕捞造成的后果。尤其是，以我在青岛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参观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和“深海一号”科考船为代表，蓬勃发展的中国海洋科技正让黄海以“透明海洋”“智慧海洋”的形态呈现……一圈走下来，我这个“老渔夫”收获颇丰。

素材尽管丰富，还须用思想之光照亮。我努力学习海洋文明理论，学习与海洋有关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将黄海放在地球史上审视，放在世界大格局中考量，既客观记载史实，又表达出我的观点。“亘古沧桑”“蓝海帆影”“风云激荡”“巨变种种”，古往今来四篇章，30万字，我努力描绘黄海的方方面面，讲述一个个浸染着“海味儿”的故事。

终于，《黄海传》出版了。我自己非常看重这本书，认为它在我的生命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黄海波涌万丈，亘久存在，我这个匆匆过客能为它作传，何其荣幸！

（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新作评介

生长吧！麦穗

——评肖复兴儿童文学《水上花》

赵振杰

麦穗，是植物，但在肖复兴笔下，却是一个人物。

与作者上一部小说《兄弟俩》中的双主角设定不同，新著《水上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女主”作品，从麦穗、麦芒姊妹俩的名字上看，主角的身份一目了然。根据百科词条的解释：“麦穗上的麦芒是麦的叶退化而成的，可以抑制麦的蒸腾作用，使麦的产量增加。”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心中，麦穗是麦芒的“红花”，而麦芒则是麦穗的“绿叶”，麦穗正是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主角。当然，书中这位“大女主”还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

麦穗天赋异禀，胆大心细，打小不怕水，习得好水性。10岁生日这天，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与跳水结下不解缘，就此开启了“痛并快乐”的体育生涯。麦穗学习成绩一般，可是说来也怪，自从练上跳水，仿佛变成了一个。因为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短短3年时间，她从一个吊儿郎当、只顾疯玩的“假小子”，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坚毅，不怕苦，不服输的“阳光少年”。经过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13岁的麦穗终于迎来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代表市少年队参加十米跳台全国选拔赛。然而，由于教练指挥不当，加之自己急于求成，在决定成败的关键一跳中，麦穗出现严重失误，不仅与金牌失之交臂，还差点因脊椎骨错位而落下残障。面对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是接受残酷的现实，放弃梦想，还是迎难而上，越挫越勇？这既是命运之神抛给麦穗的“哈姆雷特之问”，也是很多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仅从故事情节来看，小说《水上花》与电影《翻滚吧！阿信》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是体育题材，同样是追逐梦想的励志故事，同样是拥有运动天赋的花季少年遭遇命运的锤击，同样是执着的信念驱使自己“浴火重生”……某种程度上讲，麦穗就是阿信，阿信就是麦穗，他们是“想哭的时候就倒下，不让眼泪流出来”的鲜活人物，同时也代表了每一位“敢于向自己立下战书，誓言再奋力一搏”的逐梦少年。

肖复兴在《水上花》后记中说：“在金牌之上，还有奥林匹克精神，正如同雨果曾经说过的‘在天平之上，还有更高的七弦琴。’众所周知，奥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代表着一种永不言弃、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和不畏艰险、敢攀高峰的拼搏精神，而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个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具备的重要素养。破茧成蝶、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成长’背后必然伴随艰辛与苦痛，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将《水上花》定义为‘体育小说’，毋宁说它更像一部‘成长小说’，一部有关挫折与成长的‘教育小说’。

麦穗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一株向上生长的植物。

在结构设计上，小说分为4个章节，分别对应着“麦穗”生长的4个阶段：第一章从邂逅跳水运动起笔，讲述了小主人公为实现阶段性目标而不懈苦练基本功的过程，这正是小麦生长的第一阶段“播种—育苗期”；第二章旨在描绘麦穗的“至暗时刻”，从赛前的信心满满，跃跃欲试，到错失金牌，险些致残，被迫中断体育生涯，这一阶段对应着小麦成长的“分蘖—越冬期”；第三章重点叙述麦穗在爸爸和教练帮助下摆脱阴影，重拾信心，走出困境的心路历程，它对应的是小麦成长的第三阶段

“返青—拔节期”；第四章意在呈现人物的“思想成熟”与“精神蜕变”，尽管小说并未刻意凸显“花好月圆”，但从结尾的情感基调中可以预见麦穗即将迎来一个属于她的“丰收季节”，而这—阶段可视作小麦成长的“抽穗—灌浆期”。从文本“互文性”角度来看，我认为小说《水上花》理应拥有一个响亮的副标题——《生长吧！麦穗》。

肖复兴的确是一位写景物的高手，深谙以物喻人、托物言志之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在其近年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植物都是不可或缺的描写对象。它们是《丁香结》中以不变应万变的丁香树，是《合欢》中寓意美满祥和的合欢花，是《红脸儿》中沟通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3株枣树，是《兄弟俩》中激活童年记忆的白色桑葚，是《春雪》中见证沧海桑田的那棵老槐……这些看似“无言”实则“多情”的鲜活生命体，共同组成了肖复兴小说中别具特色的叙事“潜文本”，而其中所蕴藏的情感力量、历史分量 and 思想容量，更为其作品建构起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审美空间。将《水上花》置于这一审美空间加以观照，那棵死而复生的葡萄树恰好与小主人公触底反弹的命运轨迹，形成某种奇妙的镜像关系——奄奄一息的葡萄树再次焕发生机，对应并象征着麦穗重新收获信心和勇气。正是在植物与人物的同步成长中，体育的奥义、教育的真谛以及生命的价值被作者和盘托出。

中国人常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所以，生长吧！麦穗。西方也有一句名言：种一棵树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所以，翻滚吧！少年。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研究员、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



黎紫书：马来小城故事多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黎紫书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曾获第17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流俗地》获得或入选2022年花踪文学奖马华文学大奖、《中华读书报》2021年度十大好书、2021《文汇报》年度好书榜、《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书等。这部作品在豆瓣上也很有人气，评分高达9.2分，有6.2万人想读。今年8月，黎紫书来到中国，在北京、西安、武汉、成都、重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举办作品分享会，与多位作家、评论家进行对话，受到一众读者热烈欢迎。

黎紫书是70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代表，投身职业写作前，做过小学教师、洗碗工人、鞋店销售、记者。她以短篇小说起家，题材丰富多变，笔触华丽绵密，充满异域风情。2021年，她的长篇小说《流俗地》问世，被认为是华语文学写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这部作品以盲女古银霞的人生为主线，描绘马来西亚怡保小城里众生百态、俗世悲欢；以独特的视角、诗意的文字，将马华社会近50年的风雨悲欢与人事变迁娓娓道来。《流俗地》与她的《告别的年代》《野菩萨》等作品，构成了一道异域世界的亮丽风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历史的回望、对现实的关怀、对身份的寻求。

深受鲁迅影响

近年来，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等马华作家的作品相继在中国出版，掀起了一股“马华文学热”。与前辈们不同的是，黎紫书试图摆脱雨林书写传统，有意剔除符号化的写作套路，建构起世界性的文学

书写方式，她的努力为马华文坛甚至更广大的华语文坛吹入一阵新风。

黎紫书没有受过严格的华文教育，在谈及如何从怡保走上文学之路时，她说：“整个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喜欢看小说，我又是个特别孤僻的孩子。我看书只要打开它就一定把它看完，不管看不看得懂，不管喜不喜欢。”黎紫书对中文的热爱是自发的，从《唐诗三百首》到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她用古典文学的韵致构建起对中文世界的文化想象，又尝试用粤语这一媒介勾连起自己与华文的关系。

对黎紫书影响巨大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虽然她的文化背景与鲁迅小说描绘的有很大不同，但她依然从中感受到文学的强大力量和中文的独特魅力。黎紫书说：“我喜欢中文呈现出来的美，这种美其他语言没有。那我就使用它吧。我没有什么包袱，写《流俗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非常轻盈古灵精怪的女人。文字在我手上像两颗珠子一样灵活地转动。”

受鲁迅短篇小说影响，黎紫书一开始热衷于创作短小的微型小说，追求“把五分钟的时间留在生命中年甚至五十年”的效果。“我要考虑怎么把这一千字的小说写好，写成文学，写成具有文学高度和深度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使我懂得舍弃，让我每用一字时都要求自己反复推敲。”

35岁后，黎紫书尝试当一名职业作家。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24岁出道，就斩获马来西亚文学大奖——花踪文学奖小说首奖，之后又获得各种奖项。一次次的获奖和从未投稿失败的经历激励了她，使她决定深耕写作。“马华作家有一句话，虽然文学不能养活我，可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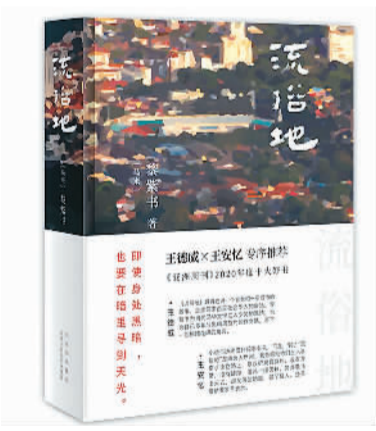
能养活文学。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写作，我只要养活自己就够了，没有想很多。”黎紫书说。

沉到生活里去

在离开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时，黎紫书开始构思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十多年前，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她在书里运用了繁复的结构。到了十多年后再写《流俗地》，她选择返璞归真。但这样的写作，难度比《告别的年代》大了许多。“因为要把所有情绪都融化在形式里，看不见那个形式不代表没有，是作者努力把形式融于文字底下。这是创作《告别的年代》和创作《流俗地》的区别。”黎紫书说。

在作家徐则臣看来，这种区别反映了黎紫书人到中年时更为成熟的一种创作心态。“她以前写出过《告别的年代》这样一环套一环，三层‘戏中戏’的小说，现在写《流俗地》这样相对平白的作品，更多是基于对文学本身和对现实认知的变化，当然还有对马华文学认知的变化。”徐则臣说，“我说的平白不是直白，是朴素、晓畅，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故弄玄虚、不炫技，不是一张嘴就满口大金牙。”他认为，《流俗地》不是在高蹈、封闭、空转的艺术系统内自说自话，而是向人间、大地、生活敞开，向历史和文化敞开的—部作品。

十多年的新闻记者工作经历让黎紫书收获了多样的人生体验。报道车祸新闻、采访诺贝尔奖得主、访问月饼铺老板，她报道的题材、采访的人物触及社会不同层面。她的感性、独处使她能够将这十多年的工作训练转变为写作的宝藏。于是，



在《流俗地》里，黎紫书游刃有余地处理着小说里不同圈层人物之间的关系。

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复刻了一个带有浓重地方志色彩的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华人的历史和现实、家庭与女性、男性及女性、老人跟少年、政界与社会、华族并“友族”、健全人与残疾人，方方面面都在作品中得到颇为细致的描摹和展示。《流俗地》的主人公银霞，有着盲人和出租车调度员这两个看似冲突的身份，在文化纷杂的马来西亚里，作者通过她的生命细节展示出社会的变迁与宏大的历史。

黎紫书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摇曳多姿的日常生活。作家乔叶说：“《流俗地》这个书名真是好，流动的是什么？流动的是人情、人性、人心，是小说‘血肉’的部分。俗是什么？我想起‘俗骨’这个词，它是人情世故，是小说的拐杖。‘俗’对小说文本肌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黎紫书写出来了。她的小说‘血肉’丰满，‘俗骨’又非常结实。这是我作为一个专业读者读得非常入迷、非常喜欢的地方。”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行的“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黎紫书作品分享会”“此时此地，温柔的光——黎紫书作品分享会”等活动上，黎紫书还与中国读者围绕AI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如何建立自己的写作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人间草木》：叙写皖西山乡巨变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随着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开展，许多生活积累丰厚的基层作者拿起笔，描摹山乡巨变，创作出沾泥土、带露珠的作品。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潜力文丛”入选作品，项宏的《人间草木》就是其中之一。近日，该书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人间草木》是项宏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作品素材来源于安徽西部农村，以“青螺镇”为故事中心，讲述了陆子规、俞茹烟、顾鸿影、孙茜等青年奋斗创业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爱情，艺术再现农村改革发展历程，描绘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画卷。书中故事朴实生动，细节真实丰满，以文学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部汇集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报告”，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史料参照价值。书中主人公陆子规依托自己经营的连锁餐厅，帮助黛山村弯羊养殖户打开销路，并支持当地建立养殖合作社；孙茜回到家乡，承包土地开展药材种植，发展壮大成生态园等情节富有时代内涵和真实感。

与会者认为，作为一名从皖西山

村走出来的非职业作家，项宏积极响应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将丰厚的生活积累转化为清新的文学语言，感悟生活，记录时代，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发展轨迹紧密结合，其作品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人间草木》能够给人较强的情感共鸣，原因在于小说人物接地气。希望作家在情节设置、人物对话、表述技巧等方面努力提高，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